



北海道纪行

韶华

K931.39/2

北海道纪行

韶 华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沈阳

北海道纪行

韶华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5 1/2 插页：6

字数：80,000 印数：1—14,000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58·658 定价：0.52元



中国作家在日本作家三浦绫子家作客



中国客人在火车上和日本学生谈话



北海道开拓百年纪念塔



北海道首府札幌市鸟瞰



小樽市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纪念碑



由日本人民自发兴建的中国、朝鲜人殉难慰灵碑

前 记

我和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何
为，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日文翻
译陈喜儒二同志，应亚非作家日本委
员会和北海道新闻社的邀请，到北海
道“取材旅行”了两个月。以往，中
日两国之间的作家交流，多半是友好
访问，参观游览，时间也只是半个
月、二十天。回国写点文章，也大体
是友谊会见，名胜印象。无论作为两
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或者作为一个
作家扩大生活视野，丰富社会知识，
都是不够的。为此，中国作家协会
和亚非作家日本委员会商定：两国之
间的作家交流，要用比较长一点的时间，深入到民间去，和各界人士进行
广泛的接触，搜集写作素材。这种方
式日本叫做“取材旅行”，我国的习

惯说法叫作“观察体验生活”。两个月内我们在北海道参观访问、参加各种“恳谈会”，游览名胜风景区——活动有一百一十个项目，接触日本各界人士：工人、农民、牧民、教师、医生、学者、新闻、文艺界等二百五十余位，对日本社会进行了一些观察和了解，结交了一些日本朋友，同时也转达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情谊。现将两个月内所记日记，整理摘要发表。

五 月

五月二十日 星期三

上午十一时，飞往东京的客机起飞了。它很快腾上一万公尺的高空。青翠的山峦，明静的湖泊，绿色的大地，缎带般的河流……都变成了沙盘上的模型。天气晴朗，通过舷窗看到远方片片浮云，在上层的有如缕缕飞丝，在下层的好似团团棉絮。

飞机在上海稍事停留，继续向东飞行。下面是汪洋大海，从高空看来她是宁静的。在强烈阳光照耀下，偶然可以看见几个不知名的岛屿，好象在大海中午睡的巨人。作为一个作家，我过去在国内的工厂、工地、农村，深入体验过生活，如今却要到日本去

“取材旅行”，想来别有趣。

飞机继续向东飞行，一个多小时以后，就飞在日本的上空了。飞机横跨九州，沿着四国和本州南部，飞向东京。透过舷窗俯瞰，时而被密云笼罩，时而是浩瀚的大海，时而是崇山峻岭。对于日本这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从报纸、刊物、电影、小说中虽有所了解，但是对于它的社会生活，风土人情，高速度发展的工业和农业，我心中仍有不少“谜”。这次为期两个月的“取材旅行”，能否解开这些“谜”，只有“走着瞧”了。我在飞机上想着。

两小时二十分之后，飞机在成田机场降落。日本海关验过护照，我们取了行李，代表亚非作家日本委员会的清水正夫、秋冈家荣、丰田正子等先生和代表北海道新闻社的驻东京外报部记者竹田先生，早已等在检票口迎接我们了。彼此一一热情握手，并交换了名片，然后走进候机大楼的一个餐室。大家一边喝着清凉饮料，一边进行着友好的交谈。

清水正夫先生，年至花甲，鹤发童颜，下巴蓄着那络美髯，显得风度翩翩；秋冈家荣先生微笑多于言语；丰田正子先生则象一位和善的老大姐；北海道新闻社的竹田先生，戴副深度的近视镜，象一个年轻的学者。前三位先生曾多

次访问过中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都为中日友好做出过重要贡献。竹田先生说他不久就要被派往北京，做常驻记者。秋冈和竹田先生都能讲中国话。他们一时用汉语，一时用日语经过翻译和我们交谈。成田机场离东京还有一个多小时汽车的距离。按照预定日程，我们从北海道回来之后，在东京停留五天，今天要直飞北海道的首府札幌。

下午五点，在秋冈家荣和竹田先生陪同下，换上“全日空”的班机，向北飞行。本来想从高空观览一下日本的山水，无奈一路都在云层之上飞行，什么也看不清楚。一个小时之后，飞机在北海道的千岁机场降落。北海道新闻社的编辑局副局长河野裕等先生，在机场迎接。

取了行李，乘上汽车，从千岁机场驶向札幌市。汽车开了一小段路程，在一个“路卡”留下了“买路钱”，上了高速公路（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是要收费的）。到达札幌市已经是万家灯火了。

在“全日空”旅馆住下以后，北海道新闻社编辑局长北川日出治，副局长河野裕先生，举行“和食”（日餐）便宴，表示欢迎，并为我们“洗尘”。计算起来，北京——上海

——东京——札幌，鹏程一万华里，是“一尘不染”的。

饭前，日本朋友问我们吃不吃生鱼，我说吃的。生鱼是“和食”中很重要的一道菜。一九四八年我当记者时，在松花江渔业公司采访，吃过一次生鱼，那是白鱼，起码有十种佐料。而日本的生鱼片只是蘸着酱油和芥末面吃，味道也还可以。

在座的日本朋友，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他们大都访问过中国，有几位先生还做过常驻北京的记者，能讲中国话，可以说是中国的老朋友。因此，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彼此不断举杯祝酒，谈笑风生，气氛是热烈、亲切而友好的。

席间，我想：在中日几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上，远渡重洋，和惊涛骇浪搏斗，真是九死一生。有多少人曾葬身海底。大家所熟悉的鉴真东渡，六次周折，历时十年。如今我们是“朝饮北京水，暮食札幌鱼”。这是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好处。我把这话告诉日本朋友，并说：“现在中日两国之间互相访问，就象东庄——西庄串亲戚一样容易。”大家都笑了。

饭后，日本朋友到我们的房间里谈在札幌市的访问日程。从主方为我们安排的日程表看，从几点几分至几点几分，在什么地方参观访问，

是按分计算的，而且没有我们习惯的午休。这也是日本式争分夺秒的生活速度的一个侧面。

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八时，在旅馆的二十六层楼上，一面吃早饭，一面俯瞰着这个拥有一百四十万人口的札幌市。据介绍，这个市在明治维新年代，只有两户人家，一家是驿站兼旅店，一家是打鱼的，共七口人。眼下是一片楼房的海洋。在悬崖绝壁似的楼房中间的街道上，成群的甲虫似的汽车在流水般地奔驰。现在虽然已到五月下旬，远望狩道山峰，仍然白雪皑皑。

饭后，在秋冈家荣先生和北海道新闻记者东功先生的陪同下，对札幌市市长进行了礼节性的拜会。接待室内的桌子上，插着中日两国国旗。市长坂垣武司对于我们来北海道访问表示欢迎，并说：你们是在北海道一年之中最好的季节到北海道来的，希望能写出好的文章。我们说些表示感谢的话。接着拜访了北海道厅副知事。道厅还请一位课长向我们介绍了北海道开拓的历史和未来的发展规划。他说，对北海道的开拓，是在明治维新以后，而大规模的开拓是在战后。那时，开拓者的生活、生产条件

是相当艰苦困难的。他们以顽强的意志，披荆斩棘，建设了新的北海道。他就是这些开拓者的后代。现在，北海道虽然已经现代化了，但这种开拓精神需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听过介绍之后，即去北海道新闻社访问。

《北海道新闻》在日本——特别在北海道是一份有巨大影响的报纸，日报24版，“夕刊”（晚报）12版，发行120万份。在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都派有常驻记者。它在排版和印刷方面，已经完全现代化了。报社的“学艺部”（文艺部）副主任本多贡先生在午饭之后，带领我们参观了从捡字、排版到印刷的全过程。在庞大的编辑局的各个部的房间里，排满了一组一组的办公桌。案头也象我国报社的编辑部里一样，稿子、资料、书籍，堆积如山。每个办公桌上，都有好几台电话机。编辑局那层楼的各个角落，都开着彩色电视机，但似乎没有谁去看它，人们都在忙碌。记者发来了稿子，首先由打字生操纵的电子机器，把手写稿变成打字稿。编辑们便在清晰的打字稿上进行删改。删改后的稿子，再“喂”给电子计算机，几十秒钟以内，电子计算机又吐出一份改过的定稿清样。编辑根据版式要求，配上标题、照片，剪贴成一版报纸，然后照相制版，上机

器开印。我们参观的时候，正在印刷当天的晚报。白报纸从卷筒上倾泻下来，在印刷机上以很高的速度旋转着。刹那间一打一打的报纸从传送带上“流”出来。电脑根据事先输送给它的“信息”装置，按地区、份数，分别包装，盖上地址，等在印刷机尾部的汽车，马上就一辆一辆地开出，送到订户家里了。

为促进日中友好，北海道新闻社还办了一所学习中文的业余学校。我们走进的时候，北海道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讲师、华侨席占明先生正在授课。在这里学习中文的有五、六十岁的老人，也有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席占明先生停下讲授，对我们向学员做了介绍，并要我们说几句话。我说：希望他们很快学会中文，对中日友好做出贡献，将来到中国旅行访问时，我们能够用汉语交谈。……大家热烈鼓掌。

参观过北海道新闻社，到我国驻北海道总领事馆访问总领事陈抗同志。陈抗同志在东北工作多年，彼此交谈，无拘无束，象回到自己家里一样。

下午六时，回到旅馆。晚饭是在26楼一个叫做“桃翠”的中国餐厅吃的。室内播送着“彩云追月”、“娱乐升平”等广东乐曲。这里的女服务员都穿着中国旗袍，梳着中国式的发

辨，真以为她们是中国姑娘呢，一询问，都不会说中国话。

我们看了一下中文菜谱，每一盘菜都在两千日元左右，按人民币与日元1比150计算，一盘菜比国内贵十倍。我们点了几样便宜菜，不多时，服务员端上来，滋味还不坏。

吃过晚饭，我们随便到街头散步。白天，札幌市的大街上，还比较宁静，一到夜晚，它才活跃起来。街道上流水般的汽车，象光的河道。从“生命保险”公司，“可口可乐”公司，到各大百货商店，酒吧间、咖啡馆的霓虹灯，花红柳绿，旋转，叠印，奔走，变换，五花八门，标新立异。每家商店、酒馆门内都传出来轻柔的音乐，以招徕主顾。各个酒店的顾客都不少，大概是经过一天为生活的竞走，在琼浆玉液中，来消除一点疲劳吧！那室内的灯光也是花样翻新：幽暗如星的，明亮如昼的，旋转明灭的。在大商场、大酒店、“索尼”电子公司和出售丰田汽车的商店之间，还有不少小门洞，悬挂着“麻雀”与“谈相”、“算命”的闪光的牌子。“麻雀”就是从中国传过去的麻将牌，大街小巷“麻雀”馆很多，可见这种赌博在日本是很盛行的。在金樽玉液中，抚摸着古老的“麻将”来赌运气，还可以理解；而播送着立体声音乐，